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80
15 December 1976
CHINESE

第一九八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三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达特库先生	（罗马尼亚）
理事国：	贝宁	博亚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安倍勋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米尔扎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瑞典	松德贝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图利诺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夏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请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76-81550/A

上午十一时五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2253和Add.1）

主席：按照昨天安理会第一九七九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现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希腊三国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克里斯托菲德斯先生、土耳其代表蒂尔克门先生、希腊代表巴博里亚斯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现在要听取其余的各位代表的发言，他们是希望在昨天安理会通过第401(1976)号决议之后发言的。

安倍勋先生（日本）：对我来说，我能够乘这个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法国新任代表表示诚挚的欢迎，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 大家都知道，安理会在工作上一直很荣幸地有法国这个常任理事国作出巨大贡献。 因此，我们很高兴能在这里同法国代表聚在一起。 勒普雷特大使是一位享誉甚隆的法国外交家，深谙联合国事务，我们深信，他一定会起着重要有效的作用同他前任一样。 他一定会顺利执行他担任法国这个伟大国家的代表所负的沉重责任。 我国代表团衷心预祝他顺利成功。

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昨天下午安理会通过的第401(1976)号决议，这个决议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度延长了六个月。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考虑到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仍有必要。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秘书长在他向安理会提出的报告中所表示的看法：

“如果在目前情况下，联合国部队从岛上撤出，两社区之间的紧张局势必

然更形严重，同时会危及停火，使达成塞浦路斯的公正持久和平的希望更趋渺茫。”（S/12253，第77段）

虽然秘书长在过去六个月内并不需要报告任何严重事件，但是他对一方或另一方增加或加强各自停火线上的阵地的种种企图表示关切，并且还促请双方加强它们同联塞部队的联系和合作，以便“避免毫无理由的射击和其他意外事件，并避免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同上，第70段）

有鉴于此，我们特别重视该决议执行部分的第3段，其中：

“促请有关各方行动务须极度谨慎，避免采取对寻求公正持久和平的谈判的前途可能不利的任何片面或其他行动，并继续加速进行坚定合作的努力，以达成安全理事会的各项目标”。

这段话提到把联塞部队的任务再度延长六个月其本身并非目的是很高明的。我们必须把由延长所取得的额外时间用来推动两族间有意义的谈判，不应当被任何一方用来拖长谈判。

秘书长的斡旋现在仍然是谈判的一个有效基础。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秘书长借执行安理会交付的斡旋任务，尽力寻求经由谈判达成解决办法，但却一直无法重新召开两族间的谈判，合理地保证恢复的谈判能进行得有意义、有成果。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说，两族代表的立场仍然南辕北辙。无疑地，恢复两族间谈判的努力失败的后果只有为全体塞浦路斯人民带来更多的苦难。因此，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秘书长要求各方作出坚决努力的呼吁，以便提早恢复谈判。寻求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的努力曾经在长期的僵局中陷于停顿，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么一些本来就错综复杂的基本问题将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局势也将会变得越来越危险。我国代表团觉得目前的事态的确很糟，决不可再这样下去。我们特别愿提醒有关各方注意，这种谈判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要看有关各方表示必要的灵活性的意愿的程度；同时，有关各方不仅要考虑到它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要考虑到对方正当的愿望和要求。我国代表团愿再度促请有关各方采取愿意重修旧好的立场，并使秘

书长的努力顺利成功。

我在结束发言前要向秘书长、他的特别代表德奎利亚尔大使以及他的工作人员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谢意，因为他们迄今一直不懈地致力于和平事业。 我们要向联塞部队的官兵及其文职工作人员表示谢意，因为他们在艰困之中卓越地达成了任务。我们还特别向联塞部队指挥官普雷姆·钱德中将表示谢意，他在目前的任务结束时移交了他的指挥权。 普雷姆·钱德将军在担任指挥官的七年里，所做所为符合国际公务员的最高标准，我们应当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和祝愿。

同时，我们要向联塞部队新任指挥官爱尔兰籍的詹姆斯·约瑟夫·奎因少将表示热烈欢迎。 同他的杰出的前任一样，奎因将军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我们很高兴见到他回来负起维护塞浦路斯的和平与秩序的更重大的责任。

默里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虽然安理会本月份在你的主持下已经举行了非公开会议，但是我以前没有机会就你担任主席一事公开向你表示祝愿。 安理会各理事国以前也一直没有机会在你担任主席的情况下和你一道工作，不过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方面对你有任何不安。 以前我们都是以安理会理事国的地位一起工作，看到了你和贵国代表团成员所显露的才干，我们深信你对本月份安理会的事务一定能领导有方。 伊留埃卡大使担任十一月份主席，我也愿乘这个机会向他祝贺。安理会在他主持下曾经开会审议了涉及几乎遍及全世界各个角落的种种问题。 可是，他都以良好的风度、卓越的能力，迅速地一一处理了这些问题。

现在谈到今天的议程。 我要向秘书长表示谢意，因为他又提出了一份关于到今天为止的六个月期间内联合国在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报告不但很全面而且明易晓畅。 我毫不迟疑地重复一项过去我国代表团在相同场合下所表示的看法，即我们认为，在本报告所审查的期间内，联合国留驻塞浦路斯一直是一项在困难情况下维持平静与安定的重要因素。 严重的两族间偶然事件一直没有发生过，这大部分得归功于秘书长特别代表德奎利亚尔大使、联塞部队指挥官普雷姆·钱德将军以及

他们的文职和军职工作人员所作的努力。

上个月，当我在大会的塞浦路斯问题的辩论中发言时，我曾经说过，我们经常对那些人表示敬意并不是一种形式，也不仅仅是礼貌上的客套而已。 后来我又说过，我们认为在政治方面所得的任何进展，大都分都是因为一直有象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那样干练和择善固执的人在塞浦路斯代表秘书长。 地面上所获得任何程度的安定，都是因为在军事方面，普雷姆·钱德将军和联塞部队特遣队的英勇士兵们，一再做到不让可能导致战争的偶然事件成为不可收拾的事态。

现在我们得向普拉姆·钱德将军道别了，心情至为沉重，钱德将军是在担任了七年联塞部队指挥官，现在退休了。 六年多以前，即一九七〇年六月当进行再度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时，联合王国代表曾说过，普雷姆·钱德将军在他留驻塞浦路斯的一段不算长的时间内，很快就赢得了普遍的仰慕和尊敬。 六年后，钱德将军在时常充满困难和危险的局势下所作的杰出表现，更大大增加了人们对他的这种仰慕和尊敬。 我们同秘书长一致认为，普雷姆·钱德将军一心一意并以极大的勇气服务联合国，表现优异，我们一致认为本组织深受其惠，他对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说，他深信联塞部队的继续留驻是极端重要的，联合国部队如由岛上撤出将会增加两族间的紧张状态，将会破坏停火，使得在塞浦路斯达成公正持久和平的远景更趋暗淡。 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同意秘书长的看法。 因此，联合王国投票赞成昨天所通过的决议。

我很高兴能够这样说。联合王国希望在未来的任务期间内维持英国特遣队目前的人员。 我们特遣队是联塞部队中人数最多的，我们将继续承担我们特遣队的全部费用。 我们还将继续承担联塞部队大部分后勤支援的费用。 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会计年度，这笔费用达107万英镑。

联合王国是向联塞部队派遣军队的两个理事国之一，所以我必须提请各位注意秘书长在昨天向我们提出的报告和发言中就联塞部队的财务状况所作的评论，秘书

长说财务状况日形严重。 他指出，由于联塞部队帐户出现赤字，若干捐款国政府现在要减少它们承担的义务。 他又指出有些特遣队已经减至联塞部队指挥官所建议的水平以下。 他再度警告说，如果还不采取纠正措施，联塞部队就很可能会处于无法继续执行任务的境地。

在最近联大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一次辩论中，相当多的代表团对塞浦路斯局势表示关切。 这种关切是对的。 首先表示关切，然后授权秘书长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是不难做到的。 不过，如果我们交给他这项任务，我们就有一项共同责任，让他也有执行这项任务的工具。 我们大家都有责任维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凡是声称关怀塞浦路斯命运的人，都应当对维持该岛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体现这种关切。 我们会员国没有让秘书长具有执行我们经由表决要求其执行任务的经费，这对联合国来说是很不光彩的。

现在不宜讨论塞浦路斯的广泛的问题。 但是秘书长的报告内有一节是关于第367(1975)号决议交付给他的斡旋任务，这是对的。 他在评论中指出，由于两族代表的立场南辕北辙，所以一直不可能重新召开两族会谈，合理保证讨论会有意义。 他继续强调这种局势的重要性和紧急性，因为如果让这种僵局持续下去的话，一些基本问题将会变得越来越棘手，局势也会日趋危险。

欧洲共同体的九个成员在大会最近的辩论中曾经明确指出它们非常关切塞浦路斯问题。 它们认为恢复两族间的谈判是打破秘书长所说的僵局的途径，争端各方的代表在他们昨天的发言中表示他们继续信守恢复两族间会谈的承诺。 因此，我国政府欢迎秘书长昨天向我们发言时所作的保证，他说他打算同谈判各方恢复接触，以便在新的一年重新召开两族间的会谈。

我们在我国代表团向大会所作的发言中曾经指出，联合王国政府对谈判双方显然无力克服程序上的困难深为失望，对局外的观察者来说，这种困难似乎是对他们的实质问题采取新的办法造成不必要的推迟。 我要乘这个机会重申这一看法。

我已经注意到派遣部队的国家日感不耐，它们觉得它们已经过分承担维护塞浦

路斯和平的责任，而且为时也太久了。 它们原来愿意承担这种责任十二年，因为它们认为，由于能够防止暴乱再度发生，流血已经暂时停止了，也因而有了缔造和平的机会。

但是，由于有关方面显然缺乏任何谈判的意愿以及秘书长所提到的越来越深的僵局，有些人怀疑联塞部队的留驻是否构成了态度僵硬缺乏弹性的借口而并没有构成谈判的构架；在大会的辩论中确曾有人提出过这种问题，有人认为，如果把联塞部队撤出，则有关方面将由于面对面而别无抉择，彼此只有直接打交道，达成暂时的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断然驳斥这种看法。 我曾经说过，我们认为象秘书长的报告所明确指出的，联塞部队有助于维护塞浦路斯的和平。 如果撤出联塞部队，我们认为联塞部队人员力足控制的偶然事件由此反而会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 但是争端各方应当用心想想，曾经有人在大会里公开表示撤出联塞部队是可能的。 如果塞浦路斯不要再度成为流血的战场的话，那么在情况还没有使国际社会失去耐心以前，两族的代表必须着手采取一系列和解的步骤。

时间对他们不利。 塞浦路斯历史是一本错失时机的历史，其间每个阶段都因顾到狭隘的短期利益而放过了达成和平解决办法的机会，这种短期的利益是不符合两族任何一方的利益的。 但是这种机会是不会永远出现的。 在每次错失时机之后，再回到和解和重建的道路就比前一次更为崎岖坎坷。 塞浦路斯岛得天独厚，如果不要让人的顽固和错误使该岛永沦浩劫的话，两族的领导人就必须认识到这种回头困难的现实。

在结束发言前，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连任联合国秘书长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首相已经致电瓦尔德海姆先生，亲自向他祝贺，我最好复述卡拉汉先生就秘书长头五年的可观成就表示联合王国政府的赞佩之忱，并且向他保证联合王国在未来艰难的日子里一定会给予充分支持。

我觉得，在一次突出秘书长在联合国活动中所起重要作用的辩论过程中，乘机

向秘书长表示敬意是特别适当的。

我也要乘机向法国新任常驻代表雅克·勒普雷特先生表示欢迎之意。 勒普雷特先生是一位睿智的，经验丰富享有盛誉的外交家。 我期待着不仅在安理会而且在联合国各方面的活动中将同他密切合作。

主席：谢谢联合王国的代表，他向罗马尼亚代表团所讲的亲切的话使我深为感动。

谢勒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愿在这个正式的场合，以美国代表团的名义，表示和重申我们对勒普雷特大使的最热烈的欢迎。美国以最高兴的心情欢迎我们主要盟邦的这位杰出代表出席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 勒普雷特大使代表法国政府驻节华盛顿时，已使美国获益甚多，我们怀着欣喜的心情希望在纽约市这里继续发展这种关系。 勒普雷特大使的任命，不仅对联合国，而且对我们东道国，都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我们祝愿他在新的职位上顺利愉快。

安理会昨天延长了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这表示正如我们所认为的，大家都对如何维持为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解决与持久和平两者所必需的稳定局势这个问题深表关切。 安理会的表决也表示它对联塞部队在履行其重要任务方面的表现仍然很有信心。

我要重申，美国将继续在道义和物质上大力支持联塞部队。 向联塞部队提供了部队的各国尤其值得我们向它们道贺，因为它们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它们要使那个战乱纷扰的海岛免于武装冲突和人民颠沛流离情况的决心。

我们也要感谢许多提供了财政或其他物质援助的国家；有了这些援助，才使联塞部队能够继续执行其重要任务。 我们要促请其他还没有提供援助的国家—— 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在物质上支持联塞部队，以表示它们对维护东地中海地区和平的关心。 我们相信所有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都应该担负起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帮助维持国际和平的义务。

联塞部队任务期限得以延长是国际社会负责采取行动的实际表现。 可是，塞浦路斯仍然需要维持和平部队驻留这件事充分说明了十多年来在塞岛无法达成真正和平与安定的悲惨事实。因此，我们在赞扬联塞部队并向其官兵的典范行为致敬的同时，也希望塞浦路斯争端各方重新努力，通过谈判达成持久解决办法，使联合国士兵不再需要继续驻留该岛。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要特别向秘书长、他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两位副秘书长厄克特先生和古耶尔先生、以及他们属下的杰出工作人员致敬；靠了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塞浦路斯的维持和平行动得以成功。 联塞部队面对的问题是特殊而复杂的，但在联塞部队干练的指挥官领导下，都得到园满处理。 这一领导的最好的代表人物就是钱德将军；他最近辞掉了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指挥官的职位，我们大家都深感遗憾。他在外交、军事行动、与人相处方面的表现是国际公务员的最高模范。 我们祝愿他今后继续顺利成功。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你客气的欢迎词；能参加安理会的工作，是我的荣幸。 因为这个任务是法国出席安理会的前任代表付托给我的，这就使得这个荣誉和责任更具分量了。我知道德吉兰戈先生以他私人和政府代表身分发挥了怎么样的影响力；我们也都知道他以法国代表身分以及四次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身分，常常在困难条件下发挥作用使安理会辩论正常进行和圆满结束。

德吉兰戈先生现在是外交部长，他要我向大家保证，法国将一定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决心全力协助按《宪章》所设立的各机构进行工作。 我了解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上所负的特别责任以及安理会各代表团因而应负的各项义务。 为了不辜负法国政府对我的信托，我向你保证，将不遗余力地帮助安理会完成《宪章》所赋予它的任务。

在谈到正题之前，我要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热烈祝贺你，主席先生，担任安理会的主席，并祝贺你在处理安理会工作的方面领导有方。 我们全体同事都了解你的外交和谈判才能。 这几个月，在安理会和其他的场合，你常常是我们面前的文件的起草人，充分表现了你杰出的才干。 我深信在目前的辩论中和在今后几星期内，你必能大展所长。 此外，我还要请你转达我对罗马尼亚，这个与我国有长远友谊关系的国家的敬意。

我还要感谢十一月份的主席伊雷埃卡先生。 我们都知道，靠了他的才干、良好的性情、耐力和责任感，安理会才能圆满地结束十一月份的工作和筹备十二月份的工作。

最后，我要问候安理会的全体代表，谢谢他们对我说的客气而友好的欢迎词；我尤其感谢他们对我国所说的赞誉之词。 我向我的同事们保证，我将全力与他们合作。

我将在我的发言中谈到秘书长对于我们所讨论的事应负起的责任，不过，我现在要把法国政府祝贺瓦尔德海姆先生再度当选的贺词再说一遍。 他为和平事业，为实现本组织的崇高原则，作出了许多不懈的努力，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贡献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现在谈到本次会议的主题：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问题。 我们作出的决定无疑是必要的措施， 但是，这其实是争取时间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的措施。同前几次一样，我国代表团不能不同意秘书长的看法，认为联塞部队的驻留仍然是必要的。

大会关于塞浦路斯的辩论才结束几个星期，我认为没有必要把我国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一般性方面的立场详细说明。 虽然在问题的解决上没有什么进展，但是，解决办法的原则并没有改变。 就像德吉兰戈先生九月二十九日在大会发言时指出的，也正如荷兰代表十一月十一日代表欧洲共同体成员国重申的，任何协定必须能为所有塞浦路斯人接受，并维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重新谈判是恢复和平的唯一办法；在重新谈判以前，没有人会说联塞部队是没有用的，尽管联塞部队的驻留可能会有保持现状的趋向。

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知道。 根据联塞部队的记录，过去六个月来，平均每天发生两次射击事件。 土耳其部队的士兵向联塞部队方面射击了三次。 不用说，如果是敌对双方的部队对面相峙，情况会有多危险。 我们还看到，由于把据点向前推进和建造新的防卫据点，违反停火事件一再发生。

我们除了呼吁遵守停火和尊重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划定的停火线之外，还能做什么？我们认为，在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时，最重要的似乎是维持现状。 特别是双方都不要对目前实际在联塞部队控制下停火线范围内地区所实施的各种办法表示异议。

另外还有一连串的困难，虽然与停火没有直接关系，却一样令人担心，就是联塞部队在土族塞人控制地区执行其人道主义工作时遭遇到的困难。 秘书长的报告指出，北部希族塞人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改善，他们已加速迁往南部。 秘书长指出，联塞部队进入希族塞人居住地区和在该地区的行动自由仍然受到限制；他并具体指出，对希族塞人迁往南部的申请双方议定的审查程序并没有有效实行。 报告还指出，居住在北部地区的希族塞人应享的行动自由没有得到保障，这是违背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的维也纳公报的。

我们不能忽视，也不能低估这些事实的意义。 澄清这种情况并挽回危局的唯一办法就是让联塞部队执行任务不受阻碍。 这首先要看有关各方是否愿意这样做；因此，我们非常希望按照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关于联塞部队在北部驻军和活动的会议记录而制订的协定能尽快定稿并付诸实行。

我前面说过，联塞部队的驻留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在创造和维持一种得以恢复谈判的情况。 关于这一点，尽管瓦尔德海姆先生再度作出了努力，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今年九月在纽约针对恢复两族间谈判问题而进行的协商并没有达成协议。我们在刚才通过的决议中呼吁有关各方在行动上务须谨慎，不采取可能妨碍谈判前景的任何片面行动，并继续一致努力，以达成安全理事会要求的各项目标。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会认识到，只有对问题实质不附带别具用心的目的的那种谈判，只有不以程序问题为先决条件的那种谈判，才能在寻求公正持久和平的道路上取得真正进展。

我们相信，以瓦尔德海姆先生充分表现的耐心和善意，他必能再度设法，克服

使两族间谈判不能恢复的各种障碍。 我们保证，一定像过去一样，充分同他和协助他完成这一崇高任务的人合作。

在这一方面，我要向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在塞岛的工作致敬。 我也要赞扬钱德将军指挥下的联塞部队各特遣队所不断表现的忠诚和责任感，甚至有时冒了生命的危险执行任务。 对钱德将军的离职，我们深感遗憾。应该让这些部队知道，安理会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决定虽然是出于尽量使谈判得以恢复的动机，但对他们来说，这项决定可以说是对他们代表联合国执行和平工作的深切感谢。

主席：谢谢法国代表对我个人和我的国家所说的非常友好的话。

米尔扎先生（巴基斯坦）：我谨代表巴基斯坦代表团，和其他代表一道，对法国勒普雷特大使担任他的伟大的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们盼望能与在他领导下的法国代表团继续保持密切的合作，我们相信他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必可胜任愉快，同他的杰出的前任一样。

巴基斯坦总理，国防兼外交部长以及伊克巴尔·阿洪德大使都已经对我们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当选连任，表达了我们衷心的祝贺。我愿再次向他表达我们的祝贺之意。我们肯定在他的耐心、勤奋和英明的领导下，本组织不但能对世界各地维持和平及调解纷争的工作有所贡献，并能早日实现已正确地成为本组织的基本目标之一的新的、更为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各有关方面的同意和合作下，无异议地通过了你—— 主席先生—— 草拟的决议，而延长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我和其他已经发言的代表一道，对你导致这种令人满意的成果的坚韧的努力，表示实在应该向你表示的赞扬。这证明了塞浦路斯岛上，土希两族保持和平的愿望和决心，从而铺筑公平而持久的和平的道路。

我国代表团也愿对联合国部队的指挥官和人员的忠于职守表示赞扬。我们注意到在联合国部队和土希双边存在着有效的工作关系，和明确的通讯渠道。这就是令人满意地至今没有任何严重的射击事件发生的根由，在前述的条件下，这不是不寻常的情况。然而，我们希望这种射击事件能完全停止。

联合国部队履行指派给它的人道主义的任务值得特别感谢。它为两族的农民、牧人和其他的平原居民提供了安全的保证，使他们在缓冲区能安心工作。虽然情况不正常，事实上也无法恢复正常，秘书长的报告是使人鼓舞的。例如，土族塞人当局已决定赋予北部的希族塞人更多的行动自由和旅行自由，以及改善他们的教育和保健设施，那是不应该忽视或低估的。在这一方面，我也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表现在困难的任务上的热忱和毅力，向他表示感激。

巴基斯坦代表团还是认为寻找一项早日解决塞浦路斯冲突的方案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也相信，一项解决办法如须持久而公平合理，就须完全保证岛上的两族人民不但能行使他们的基本权利，并能和平相处，水乳交融。

秘书长在第S/12222号文件的报告里，注意到在重开有意义的协商以前仍有困难尚待克服；两族间的歧见，无论是实质上的还是程序上的，实际上毫无缩小的迹象。我们跟秘书长在第S/12253号文件的报告里所表示的态度一致，相信对塞浦路斯问题，按安理会的要求，达成公正持久解决的最大希望在于两个塞浦路斯社区代表能够举行谈判。

最近在这个地区显示的令人鼓舞的发展，使我们盼望有关各方面能积极地响应秘书长的呼吁,为早日重开协商会议，显现出必要的弹性。

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的一项决心，即要努力促使重开有意义的协商，帮助当事各方朝着塞岛问题的解决作出迫切需要的进步。我们希望他能顺利成功地在职权范围内，尽力帮助达成这样的解决办法，作为第一步，尽速再度召开由他本人主持的社区间谈判。

杰克逊先生（圭亚那）：首先，我愿和我的其他同事一道，欢迎法国雅克·勒普雷特大使出席本理事会。我们相信，在法国代表团高尚的传统下，他对理事会的工作，必可作出建设性的贡献。我们希望他圆满完成他在联合国的任务，并向他保证我们必定充分合作。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在十二年前成立时是为了应付特殊情况，联塞部队的行动是控制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关系的潜在危机。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六年竟然仍旧关切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的问题，真是令人困惑不解，因为这反映出一种趋势，临时组成的联塞部队几乎逐渐转变为帮助维持现状的永久部队。

一九七四年在塞浦路斯发生的不幸事件确实是一个悲剧，给塞浦路斯人民带来了许多痛苦，增加了驻塞部队的任务。

概括地说，体认S/12253号文件内的秘书长的报告，和理事会最近几次会议，应基于这个背景。

对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方面，圭亚那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我们时常重申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要快速切实执行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对于这项决议，理事会已在第365(1974)号决议中表示同意。大会在二年前一致通过的第3212(XXIX)号决议仍然是公平地、和平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唯一的妥当的安排。虽然该项决议仍然是国际行动的可行的决议，大会和理事会随后又通过了许多决议，其中包括大会在今年十一月十六日通过的一项决议，确切说明国际社会要求采取有效的行动。因为我们未曾贯彻执行我们的决议，所以塞浦路斯问题仍列在国际议程上。

早先我说过，还要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是令人困惑不解的。我国代表团在详细阅读了秘书长的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六日为止的最近六个月内的情势的报告后，更要这样说。例如，我们注意到：联塞部队的行动自由仍然受到限制；自停火线向前移动证明了仍有改变军事现状的试图；在北部的希族塞人的处境是一个使人特别关切的问题；这种情况的发展，照秘书长的说法，“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S/12253,第72段)。

我们又注意到，以前社区间谈判所获致的各项协议，尤其是一九七五年的维也纳协定，都未充分执行。所以，如果想要在塞浦路斯获得渴望的和平，就需全面推进。

只是说到社区间谈判那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希望所有有关方面在未来几个星期，能积极推动，创造新气氛，对谈判有利的气氛。最紧要的是，不再埋怨过去，而须具有真诚的和解妥协精神，相互尊敬。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希望所有有关各方都与联塞部队充分合作，不但缓和该地区的紧张情势，并使它最有效地执行理事会委托给它的任务。

我国代表团仔细考虑过建议理事会遣送一个实地调查团前往塞浦路斯。我们没有这样做，希望有关各方明智地、积极地利用再延长六个月的联塞部队任务期限，

并希望在未来数月的发展之下，不再需要这样做。如果我们的乐观是错误的，我就要促请理事会下一次审查塞浦路斯问题时，重新考虑那项建议。

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向秘书长、他的特别代表和最近离任的部队指挥官普雷姆·钱德中将，对他们为塞浦路斯作出的贡献和提供的服务表示真诚的感激。我们也真诚地感谢为执行这项行动提供人员物资的那些会员国。我们诚恳地希望，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本组织确实是在铺设塞浦路斯的持久和平的通路。

最后，我国外交部长弗莱德·威尔斯同志已经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对他当选连任表示过圭亚那政府和人民的祝贺之意。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向秘书长表示敬贺，因为我们认为他当选连任是本组织对他为寻求和平与正义作出的贡献和不懈的努力的一种敬仰。

博亚先生（贝宁）：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对你那样负责而认真地主持我们的会议表示极度的满意。作为一个例子，我要提到你成功地掌握再度选出秘书长的会议的那种高明的技巧。贵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我国贝宁人民共和国抱着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精神，具有兄弟般的深厚感情，密切连系在一起，国际主义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的伟大的战友贝宁共和国总统最近访问他的老友齐奥塞斯库同志，大有助于贝宁极重视的这种合作关系的加强。

我愿借此机会向出席理事会的新任法国代表勒普雷特阁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熟悉本组织的各项问题。我国代表团相信，伟大的美丽的法国和伟大的、英勇的法国人民同贝宁人民和政府间的关系必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地加强。

我国政府的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毫不含糊的。在本组织的各个机构里，我国代表团对于威胁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这个重要问题已经表示过意见。

归根结底，塞浦路斯问题只是反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控制该岛的战略利益，从而继续侵略该地区各国。

正如秘书长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日S/12253号文件内的报告中所称，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从一九六四年即已进驻该地，在土耳其占领军霸占的该国北部，它的行动受到限制，工作遭受极大的障碍。

因此，该部队并未得到圆满完成任务所需的各种合作，虽然它达成了旨在促进尊重停火的某些任务。

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塞部队的存在应可使该地区情势相当正常化，不过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由于帝国主义毫不容情地强迫不结盟的塞浦路斯政府放弃它的不结盟政策的行动，情势日益恶化。从一九六四年到今天，为了维持驻塞部队已花费很多，但以危机的解决而论收获极少。因此，我国代表团已清楚地认识到，如不彻底讨论和接着采取适当的措施，只是自动地一再延长该部队的任务限期，便可能造成本组织愈陷愈深的错误。

基于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和它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样，未参与延长该部队任务限期的决议的表决。

我国代表团认为，那些对塞浦路斯危机实应负责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应该担负该部队行动的所有费用，该部队的效率，纵然说得最轻，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相信，塞浦路斯人民是一个不可分的民族，应该体会到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困境，而采取应付的行动。

主席：贝宁代表对我个人和我的国家赞许有加，我向他表示感谢，对于我们两国和两国领袖间的友谊和合作关系，我与他的看法完全相同。

芬奇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我首先要跟你和安理会的各理事国代表一起，向我们的新同事、法国代表雅克·勒普雷特先生，表示最热诚的欢迎。 我深信他的才干和他在本世界组织的长期经验会对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他在联合国的不同场合中为了和平，为了我们所属的九国共同体的利益和为了本崇高组织的利益，已经有了杰出的表现。 能够跟这么样卓越的同事合作，我感到深为荣幸。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使我们对于塞浦路斯目前的局势有了很清楚的了解。 从这份报告中，我们看到，那个美丽的岛屿上的天空虽然是一片宁静，万里无云，但是岛上各地不幸却有着一些令人不安的情况，特别是在北部。意大利代表团从前曾经希望可以在安全理事会里按照本组织多次订下来的方针，根据已有的进展来审议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任务期限的问题。 现在，我们感到完全没有把握。

因此，对于秘书长在报告中表示的意见,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我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第一，他在第69 段中说：

>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塞浦路斯的局势相当平静，但紧张仍继续存在。 尽管时间的过去，一九七四年事件所造成的各种主要问题仍没有解决；在根本政治问题上，塞岛两族仍然有着深刻的歧见。”（S/12253，第69 段）。

从秘书长的报告中，我们了解到的是，至少就射击事件而言，在审查期间地面上的局势比以前来得宁静。 但是，报告说紧张仍继续存在，违反停火协定的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军队向缓冲地区移动或者由于建筑新的军事据点。 接下去，报告中指出，在土耳其控制住的地区，驻塞部队在人道方面和维持正常秩序方面的职责受到限制，主要是因为联合国部队在塞浦路斯北部的行动自由继续受到限制。尽管已经向双方都提出了要求，关于布雷区的详尽记录都还没有交给驻塞部队，因此触雷问题继续是一项危险，这使我们深感苦恼。

读完了整篇报告之后，我们无法不感激地注意到，秘书长本人或者经过他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继续孜孜不倦努力执行安理会托付给他的斡旋工作。但是，虽然如此，瓦尔德海姆先生觉得他有责任告诉我们：

“虽然双方都赞成恢复协商，可是…针锋相对的立场仍然不变。”（同上，第61段）。

总之，这份值得称道的真实报告显示出一个整体上令人非常沮丧的现况。 最令人沮丧的当然是看到许多人，就是由于一九七四年事件而发现自己依然流离失所的人，至今还在过着悲惨和无望的生活。 同时，我们不能不对一般政治状况表示严重的关切。 因为塞浦路斯的危机依然是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之一，这个局势是发生在对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要的地区，我国也是其中之一。 意大利的确是特别愿意见到那个地区恢复稳定，不但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也是因为它与直接有关的双方都有着友善的关系。

我国代表团曾经数次在安全理事会及本组织其他机构中表示，意大利坚信，寻求妥协的责任在于直接有关的双方，特别是在于两族的领导人。

关于这一点，我要提到我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四日第一九二六次会议上说得非常清楚的一些立场。 它们都已列入记录，任何代表团都可以查看。 我因此没有必要重复。 我在这时仅仅想附加一点，即我国政府和它的八个欧洲伙伴希望尽快恢复两族间的谈判，并希望双方都避免采取任何不利于这种谈判的行动。 同时我国政府仍希望两方都能够尽量的采取可以变通的立场，以达成妥协；它们应当考虑到它们对本国和对整个国际社会所负的责任。 我们觉得目前的局势非常严重，已经到了扭转这种趋向的时候了，应该以坦白而诚恳的态度来开始另一回合的谈判，如切里克先生昨天所说的，用诚意来在实质问题上下功夫。 归根结底的说，两族领袖能否被称为政治家，就要看他们是否有本领为两族塞人的福利和塞浦路斯与地中海的和平而努力。

根据昨天塞浦路斯外长、我们的希腊和土耳其同事和代表土族塞人的切里克先

生等人所讲的话，任何旁观者可能会产生一个印象，即妥协的可能性并不存在。我国代表团的看法不是如此。 当然我们并不低估过去的憾事和现在的错误、互相抵触的估计和不同的见解，以及支持这些见解的理由。 但是，过去十二年来仔细注意塞浦路斯危机的发展使我们感到一些鼓舞，可能不是由于我们听到的实质言论上有什么不同，而是由于语气有些不同，使我们比以前比较能相信双方对于在秘书长主持下进行慎重而有意义的谈判所表示的诚意和许诺。 我希望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

由于以上的种种考虑，意大利代表团完全同意秘书长对有关当事国的呼吁，请双方作出决定性的努力，尽早恢复谈判。

各会员国对于秘书长再三呼吁请大家作出自愿捐献来偿付未清的财政赤字一事，态度冷淡，我们跟他一样关切。 即使是象征性的捐献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在我们看来，这可以表示我们这个世界组织中每个会员国对于共同安全原则的重视。这个原则现在正以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可敬并且重要的活动付诸实施。

主席先生，经你介绍和安理会通过的决议草案的案文大部分反映出我刚才所叙述的情绪和希望。 因此，我国代表团立刻表示支持并投票赞成S/12256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从现在起它将被称为安全理事会第401(1976)号决议。

在结束之前，我要向秘书长表示我国政府对他最深的赞赏和感激。 我们都了解他在履行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职责时所遭遇到的困难。 对于他表现出来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部深受其惠。 我相信，在将来，从他第二任任期一开始，我们受惠之处将更多，对于此我们有很大的期望。 我国首相有一个很独特的机会，在瓦尔德海姆先生再度当选之后不久见到他，向他当面道贺。 我完全赞同我国首相的贺词和同一天我国外交部长对秘书长发出的贺电中的贺词。

对于驻塞部队及其全体官兵在塞浦路斯孜孜不倦成功地执行了他们的任务，我也要向他们表示他们当之无愧的赞扬。 对于捐助国政府的慷慨捐献，我也要表示感激。 最后，我要向即将离职的部队指挥普雷姆·钱德中将表示最热切的赞扬。

正如同他从前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中的表现一样，他在塞浦路斯为本组织服务的七年期间，在履行其职责时也有优异的成绩。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对于联合王国的默里先生和法国的勒普雷特先生提到我在十一月份担任主席职务时所说的客气话，我要衷心表立感谢。

在提到我国对我们昨天通过的关于塞浦路斯局势的决议所持的立场之前，我要正式表示，巴拿马代表团特别高兴能够与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一同向法国的新代表勒普雷特先生表示欢迎。 巴拿马跟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也得益于法国在文化、政治和法律制度上传留给全世界的精神遗产，因此，在热烈欢迎勒普雷特先生时，我不只是欢迎他，也是对他以出色的才干所代表的那个国家的荣誉表示赞赏。 因此，我异常高兴地向勒普雷特先生表示，巴拿马代表团愿意在公私两方面跟他实行友好的合作并且相信他的机敏、稳健、正直和博学多能以及用句有名的法国俗话来说，“他的精明练达”，一定会使安理会受益不浅。

在这次辩论中，我们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2253）。我国代表团非常注意地聆听了安理会中的发言。 因此，我将不坚持详细讨论报告的内容。

我国代表团的发言将限于对秘书长的努力表示谢意，对这份完备而透澈的报告表示满意，它揭露了塞浦路斯局势的严重性。 我国代表团同样地要向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先生，副秘书长厄克特先生和古耶尔先生表示谢意，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都花了时间和精力。 我们也要感谢普雷姆·钱德将军，他在这之前一直是部队的指挥官，也感谢秘书长新指派的詹姆斯·约瑟夫·奎因将军来取代普雷姆·钱德将军。 我们预祝奎因将军克尽全功，并请他代我们对该部队全体官兵表示感谢；我们相信我们这样做是代表了我们那一地区的所有国家。

我要很简略的谈谈使我感到有点惶惑的情况，因为我们对理事会要求的是要它采取积极果断的行动来中止塞浦路斯的痛苦局势。 当我们昨天聆听韦达特·切里克先生讲话时，我们越来越感到惶惑。 他在理事会上说，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十二日通过的第31/12号决议对于他声称代表的利益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他说不接受这个决议的一个理由，据说是因为它既不适当又不切合现实。 并且，他还指控大会试图影响或事先决定安全理事会的辩论结果。 我认为这样的言论使人感到惶惑，因为切里克先生在开始发言时首先代表土族塞人感谢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为了替塞浦路斯问题寻求公平持久的解决所作的全心和不倦的努力。

现在我们要知道，秘书长究竟是不是按照大会的决议代表联合国采取行动？他究竟是不是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决议采取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当切里克先生说他不接受大会的决议而同时又赞扬秘书长的行动时，要使人感到惶惑了。

我现在把这件事提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因为如果局势继续恶化联合国的各机构也会受到影响。 大会的决议是怎么说的？决议表示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对于“塞浦路斯危机继续拖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深为关怀。 此外，决议重申大会“充分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我请问，此地有那一位不同意这些观念，这些是关键性的观念，因为一旦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获得完全的尊重，问题也就解决了。

大会的决议要求急切执行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第3212(XXIX)号和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第3395(XXX)号决议。 我们也必须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现在，我请问，有那一位不同意联合国机构应采取行动保证联合国通过的决议能获执行？由于安全理事会主席全心全意、不屈不挠的努力，加上他能力高强和他对人道的关心，昨天他已顺利地促成了第401(1976)号决议的通过。 我们要对安全理事会主席特别表示感激。 可是，他促成这个决议的通过是很明显的政治性的行动。 从人道和道德观点来看，昨天在此通过的决议并没有介绍任何新的东西。

这当然是可以了解的，因此我们同意，安理会在其主席的明智领导下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以符合当前的情势。 我们都知道联合国秘书处是本组织的柱石，它现在正处于过渡时期。 秘书长刚刚获得连选连任，为了谨慎起见，他觉得应当有一个规划进一步行动的机会，因为他在寻求解决的过程中负有斡旋的责任。

国际方面，谋求解决影响到非洲、中东、拉美和我国的最紧要问题的努力，现在也有暂时停顿的现象。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本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也是现代主要强国之一的美国本身也在过渡时期中。 此外，本理事会的一些常任理事国不久即将指派新的常驻代表。 届时这些新代表当然会是代表新的政治意志的发言人。

安理会的行动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这是一种谨慎的等待行动，因此必须是短期的。 昨天通过的决议第6段已规定一九七七年四月三十日为截止日期。

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达成解决、或者至少是接近于达成解决的适当期限？因为决议的那一段中请秘书长：

“……继续进行第367(1975)号决议第6段交付给他的斡旋任务，随时将所获得进展通知安全理事会，并于一九七七年四月三十日以前，提出一次报告。”

我们很高兴秘书长经本理事会一致建议和大会鼓掌通过而连任。 秘书长的尊严，他自我牺牲的精神，他的忠于职守和他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的尊重使他实至名归。 联合国宪章保证大小国家，象塞浦路斯和巴拿马、都能有它们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 现在，秘书长的连任加强了他的声誉，他面对着全人类，受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支持，应该有权要求本理事会和冲突的当事各方与他充分合作，俾能达成解决。

如果说大会的决议是不能接受的就等于是说秘书长的斡旋是不能够接受的，这是使我感到惶惑的地方—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在讨论中已经解释清楚了—因为我们相信并且也很乐观地觉得，通过秘书长的斡旋、如果当事双方肯合作，给予驻塞部队适当的尊重，让它能有行动的自由和行使职权的自由，加上本安理会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则在短时间内秘书长一定能够使当事双方和谐协商达成一个尊重塞浦路斯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解决。

但是，不仅秘书长个人有义务、本安理会也有这样的义务。 我国认为，本组织必须在驻塞部队下次任务限期届满之前举行会议。 以便遵行大会第31/12号

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的要求。 在那段中说，大会：

“表示希望安全理事会将考虑采取适当步骤以执行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365(1974)号决议。”

因此，这句表示大会意愿的话责成安全理事会考虑采取适当步骤以执行第365(1974)号决议。

在结束以前，我要向你主席先生，重申我非常感激你以明智、适宜和有效的态度解决了延长驻塞部队任务期限的急迫政治问题。 同时，我们要对在一月、二月和三月主持安理会的理事国说，那时很可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秘书长无疑会有机会进一步的从中斡旋，我们相信，届时必会产生良好的结果。

主席：我感谢巴拿马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查尔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坦桑尼亚代表团对法国代表雅克·勒普雷特大使到联合国担任职务，向他表示欢迎和合作。 我们深信，作为一个资格卓越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将对安理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工作，作出宝贵有益、而富于建设性的贡献。

我国代表团支持延长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并且投票赞成载于S/12256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因为我们了解到这种行动将有助于维持塞浦路斯的和平。 我们希望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将能够使该问题达成公正而持久的解决。 但是为了与我国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的立场协调一致，我愿意重申我们的立场：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只是走向完全恢复该地区的和平的一个步骤而已。绝不应该把维持和平行动视为是一个永久办法，只应该把它视为是一种临时措施。 因此，我们不能够接受把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作为是可以周而复始一直无期展延下去的措施。

同时，我们要对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尚未执行表示关怀。 安全理事会第３６５(1974)号决议表示赞同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仍然没有执行。 对联合国的各项决议漠不关心只会增加塞浦路斯人民的痛苦。 安全理事会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真正办法。 当然谈判是有益的；它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它们是针对宪政和国内问题的话，就更为重要。

关于这方面，我们要强调秘书长在其十二月九日的报告中对于联塞部队在执行任务方面受到某些限制，所表示的关怀。 因此，我们衷诚希望，联塞部队在努力执行它的职责，包括那些人道的职责在内时，不会受到阻碍。

我国政府对外国军队驻在塞浦路斯仍然感到苦恼。 我们认为，这是侵犯该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及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我们认为不能用武力将任何解决办法强加于塞浦路斯人民身上。 如果让他们自己去处理这个问题，希族和土族塞人就能够达成两族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而这种解决办法是只能通过谈判不能依赖武力取得的。 秘书长已经正确地指出：

“我仍然相信对塞浦路斯问题，按安理会的要求，达成公正持久解决的最大希望在于塞浦路斯两族人民代表能够举行谈判。”（S/12253，第76段）

我们要支持这个中肯的看法，事实上，在最近的第391(1976)号决议中，我们已经这样作了。

达成和平的一切努力如果没有一个重要因素将更困难。这就是塞浦路斯政府和人民抑制和耐心。 我们要向他们在这段严重考验的期间所表现的宽宏大量致敬。

关于这方面，我们要赞扬秘书长和他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在斡旋任务上所作的持续努力。 我们敦请秘书长继续努力，以便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们也要对联塞部队的官兵无私地献身于崇高的事业表示感谢。

最后，我们要向提供军队和为部队的费用捐款的各国政府，表示感谢。 如果不是各国政府自愿慷慨捐款，联塞部队就不可能维持。 我们敦请它们继续捐款，并且在可能时增加捐款。

秘书长在其报告和昨天的讲话中都提到联塞部队的财政情况很紧急。 因此，非常迫切需要采取行动改善该部队的财政情况。 这是我们能够保证该部队继续执行其职责的唯一办法。 我们确信捐款的各国政府为了减少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已经明白指出的塞浦路斯人民的痛苦，将继续慷慨捐款。

最后，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祝贺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再度担任崇高而艰难的职位。 我们对他上次任期内的卓越表现、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满意。 他不懈的努力显示了他是一个能力高强、负责、尽职和热诚无私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显示他是一个公正的人，他对所有的国家和政府，不管大、小，一律对待。 他为人公正实在是他所有其他优点的关键。 他所关心的地区不是奥地利，而是全世界。 他一直铭记着这句明智的话：“担任公职的人，应该甘为公仆”。

主席： 经安理会成员许可，我现在要以罗马尼亚代表的身分讲几句话。

我国一向强调塞浦路斯的局势，必须在联合国的赞助和积极推动下，由两族进行谈判，取得一项政治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必须符合两族

的权利和合法的愿望；这种解决办法应该根据联合国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已经制定了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原则。 我国一向赞成驻在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所有外国军队立即撤出，并且停止所有一切外国干涉该国事务的行动。

虽然今年所取得的进展很小，我们仍然深信可能使塞浦路斯问题达成公平解决，确保两族人民在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和平共处。 我们认为，也正如本理事会已一再坚持的，在达成这种解决之前，所有有关各方必须善自抑制，不要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或可能使局势恶化，和使冲突的解决再度延迟的其他行动。再者，当事各方必须尊重在两族谈判的过程中已经达成的协议的文字和精神。 要寻求和平解决塞浦路斯局势的办法，必须先维持该岛的平静，这是很显然的。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为了取得这些结果，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留驻是必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尼亚代表团投票赞成安理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特别因为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已同意再度延长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期限。

我们要强调安理会刚刚向所有当事各方提出的呼吁，要求它们给予全心全意的合作，使驻在塞浦路斯的联合国部队能有效地执行安理会交托给它的一切职责，包括在双方军事前线之间的中立地区，维持现状。

现在两族的代表必须恢复谈判，以便使塞浦路斯问题达成公正而持久的解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应该继续执行安理会委托他的斡旋任务，我们都非常感谢他和他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截至目前所作的种种努力。 看来秘书长似乎必须在当事各方的同意下，为恢复谈判采取必要的措施，拟订时间表并指出谈判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以便能够讨论问题的实质方面，并且尽快找到塞浦路斯问题的全面解决办法。

冲突的当事各方、安理会的成员以及整个联合国组织再度对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的作用和任务表示的信心使我们确信，我们认为他的行动将导致正面的结果的想法是正确的。我要借此机会再次热烈祝贺他再度获选担任这

个崇高而责任重大的职位。我们祝他在联合国的职务成功，我们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并且对他的前程表示信任。

罗马尼亚准备尽最大的努力，与其他关心的国家一起促进两族之间的谈判，以便寻求基于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办法来解决他们的共同问题。

秘书长请求发言，我现在请他讲话。

秘书长：请允许我向那些对我再度担任秘书长表示祝贺的人，表示热烈的谢意和深切的感激。

过去五年来，我的工作中，使我得益最深和最感满意的，是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密切而热诚的合作。 我期望未来几年能够继续这种合作。

我们都知道，未来这几年安理会将会面对一连串的重大责任。 我希望由于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将能够成功地执行这些任务。 在我这方面，我愿向安理会的成员保证，我将尽力协助安理会执行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任务。

主席： 塞浦路斯代表要求让他发言，现在就请他发言。

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塞浦路斯）：蒂尔克门先生昨天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没有回答我的指责。 除了别的以外，这些指责涉及希族塞人被驱逐离开被占领地区以及土耳其占领军对联塞部队的所作所为。 我的指责是有事实根据的，而且大量引用了秘书长的报告。 我所指责的是土耳其而不是土族塞人。

土耳其代表对此保持缄默并不能使他的国家逃脱安卡拉使塞浦路斯人民蒙受痛苦的责任，因为侵略塞浦路斯的是安卡拉，是安卡拉的军队敌意地占领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 而且不能否认的是，安卡拉驱逐当地居民离开被占领地区，把它变为殖民地。

蒂尔克门先生想将他的国家的军队天天虐待希族塞人应负的责任推给不能通过侵略者的工具表示意见的土族塞人同胞，从而为自己开脱罪名，是没有那么轻易的。他也无法否认，阻碍联塞部队的行动自由，向该部队射击，的的确确都是土耳其军的杰作。 秘书长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是非常清楚的，是一项有力的说明。 但如果有人对于在被占领地区上演的这出戏是安卡拉导演的表示怀疑，我可以引述一下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经济学人》中一篇文章：

> “目前控制着塞浦路斯北部的土耳其大陆人直率地说，该地区已为土耳其所吸收，但不是兼并。 他们认为让土族塞人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个实验已经失败——失败的原因至少部分是由于土族塞人没有机会自由地干，纵使他们比大陆人较为聪明和较有效率。 无论怎样，大陆人已经作出决定，从今以后他们要公开和正式地管理塞浦路斯北部。” （《经济学人》，英文本，第51 和 52页）。

除此以外，蒂尔克门先生的有意缄默是为了安卡拉政策的人所共知的目标，就是要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使人认为塞浦路斯问题是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之间 的

争执。 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之间的争执。 今天的塞浦路斯问题是土耳其侵略和占领塞浦路斯领土的问题，是安卡拉的军队违反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的各项决议和《宪章》的基本原则出现在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问题。

蒂尔克门先生知道的很清楚，这是正确的看法，而且安卡拉的军队实在应该负起在塞浦路斯行凶作恶的全部责任。 但如果他愿重新回忆一下的话，他可以看一看欧洲理事会人权委员会的正式报告。 我国政府求助于欧洲理事会，它的报告指出土耳其在塞浦路斯不断犯下的罪行和不人道行为。 这份报告已分发欧洲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国—— 塞浦路斯和土耳其都是理事会的成员国。 但我现在不能随便透露这份报告的内容。

蒂尔克门先生在昨天的发言中提到我的发言是："歪曲事实"。 除了别的以外，他要人相信希族塞人是自愿选择离开被占领地区的。 关于这方面，我想我最好的办法是引述前天，即十二月十三日伦敦《时报》的一段新闻报道。 应该注意的是，这份报道所根据的是最有权威性、最可靠和最公正的来源： 联塞部队的官员。 该报告的部分内容如下：

"分发给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官员的联合国机密军事文件透露，土耳其和土族塞人当局正在该岛北部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劫掠。

"这些文件以联合国从未公开用过的言词毫不含糊地指出，许多希族塞人正在被迫离开他们在土族地区的家园，在土耳其控制的塞浦路斯地区，抢劫十分普遍。

"....

"联合国公开承认它在北部的行动受'限制'，但除此以外它并没有提到正在该地区进行的获得正式批准的盗窃行为。 上述这些文件谈到希族塞人被迫在要求离开他们在土管区的家园的申请书上签字，也提到希族塞人被袭击的事件。

“....

“北部其他地区有抢劫的报道，这些报道又不断地提到希族塞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 加拿大联合国特遣队驻第四区（包括尼科西亚部分地区）的部队注意到大部分被驱逐事件。 例如，在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加拿大人报道，有两名来自凯里尼亚附近的贝拉佩斯村的希族塞人“被迫签署申请书”离开家园。

“后来的报道描述了十一名来自贝拉佩斯的希族塞人如何在陪同下从土族塞人领袖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的办公室到达红十字中心。 他们不需要付旅费，但都被迫签署要求离开的申请。

“....

“根据联合国的文件，其中一项最明目张胆的事件发生在十月。

“....

“今年十月九日，第404号简报又谈到了第六区，其中指出：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至四日晚间，五名土族塞人闯入圣特里亚村希族塞人利桑兹罗斯·福克的家里，将他打了一顿，抢走了 581 塞浦路斯镑（ 830英镑）并把他的十四岁女儿强奸。 这五个人在屋里犯罪时，另一个土族塞人在外面把风。 这些土族塞人携有一枝猎枪，并至少向天空放了一响’。”
（英文伦敦《时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1和第6页）

然后这篇报道谈到抢劫的事情，但时间不早了，因此我不想再引述这篇文章，以免占用安理会太多时间。

这些事实对我们来说是不足为奇的。 幸运的是，这些事实已被公之于世，让世人知道安卡拉心目中为塞浦路斯安排的是什么和平；让世人知道安卡拉所希望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昨天在这个会议厅里所用的字眼是“最后解决办法”。

或许在这方面最适当的字眼是“Endlösung”—— 那一声名狼籍的最后解决。

有人在今天早上的辩论中说过，塞浦路斯问题是一个错失良机的故事。 这里面可能有点事实根据，但同样真确的是，塞浦路斯问题是不应当有外国干预时发生了外国干预，需要它们负起干预的义务时它们却袖手旁观的故事。

有人说，安全理事会面对当事各方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表示了很大的耐心，我们对此说法甚为赞赏。 但我相信我可以这样说： 如果安理会面对土耳其的顽固态度，至今为止已成功地采取了有效行动去执行它本身的决议 ——它不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赘述 ——这种耐心是不必要的。 如果安理会采取行动去执行它本身的决议，就有可能按照《宪章》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保证塞浦路斯问题获得公正持久的解决，就不必要一再延长联塞部队的任期。

在结束以前，我想简略地评论一下昨天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为了达成取得安理会所有理事国一致同意的目标，该决议是妥协的成果，它所涉及的远远超过延长联塞部队的任期问题。 虽然在若干方面更明确的措词更能够符合塞浦路斯局势的需要，但总的来说，这个决议草案满足了我们的基本要求。

土耳其的论点是，安理会所需要做的只是延长联塞部队的任期，可能的话，要求恢复两族谈判。 事实上，所通过的决议坚决重申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其中赞同大会第3212(XXIX) 号决议，并要求急速地和有效地执行该决议。

安理会又重申其第367(1975)号决议，其中除了别的以外，明确地反对建立所谓的土耳其联合邦，并规定它不得影响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 因此当时安全理事会也强调联合国解决整个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的更主要的方面，象我国代表团当时所要求的一样，为采取下一步开辟道路： 按照大会关于这个题目的最近一个决议，即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第 31/12号决议的促请，为有效执行第 365 (1974)号决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安全理事会昨天通过的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中

的一项请求进一步强调秘书长应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三十日以前就决议的执行情况提出一份报告，使安理会在那个时候(或可早一些,看其间的发展情况而定）能有机会研究塞浦路斯问题的所有方面，为执行决议采取上述的适当措施。

在另一层次上，该决议注意到秘书长报告内关于限制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土占区的行动自由的情报，并在执行部分促请各方避免采取单方面行动，同联塞部队充分合作，使它有效地执行任务。 这个决议解决了我们关于缓冲区被侵犯和联塞部队在被占领区的行动自由的问题，并使秘书长在这些方面有更大的权力。

该决议也提到关于通过殖民化过程改变塞浦路斯人口组成这一点。 同样，该决议强调需要遵守上一轮会谈所达成的协定，而事实上就是指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的实质性协定和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的程序性协定，因此它也处理了仍然留在北方的希族塞人需要过正常生活的问题，并采取了反对在违反人们的合法愿望的情况下，残酷地驱逐不幸的人民的立场。 关于恢复两族会谈，安理会也同样采取了立场。 两族会谈应当按照一九七六年二月的程序性协定举行——即由土族塞人一方就领土问题提出具体的提议，象希族塞人一方在今年四月提出建议一样。

我还要对整个安全理事会采取的立场向它表示我国政府的赞赏和感谢，特别感谢安理会中采取了支持塞浦路斯正义事业的坚定立场的理事国。

主席先生，你尽了作为安理会主席所能做到的一切努力，明智地引导大家以普遍同意方式通过决议，我们要特别向你致意。

主席： 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蒂克尔门先生（土耳其）： 我希望简略地谈一下巴拿马代表的发言。

他说他被切里克先生关于他对大会第 31/12号决议的立场的发言弄糊涂了。

我并没有责任代表切里克先生回答，但我希望指出，就我们而论，秘书长的任务和大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任何决议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两族会谈的确是在这样一种程序的体制范围内进行的，其要点是： 当事各方都不根据任何先决条件进行谈判。 关于这一点，秘书长和当事各方都已公开表明态度。

主席： 我获悉由安全理事会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参加这次辩论的切里克先生希望再次向安理会发言。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请他发言。

请切里克先生在安理会就座，向安理会补充发言。

切里克先生： 主席先生，我感谢安理会各位理事让我有机会再向安理会发言。

昨天我作了很长的发言。 土族塞人一方不常有机会向联合国发言，我希望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比较长的发言。 主席先生，阁下和安理会各成员对此都非常了解，我很感激。

在昨天的发言中，我相当详细地回答了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提出的问题。因此，今天我不想再浪费安理会的时间再回答我的对手方在今天或昨天提出的问题。 我相信这种对话可以一直继续下去，每一方都有新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说法。 因此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应该在这里少讲一些，应该回到谈判桌上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不公开的情况中，本着善意和互谅精神，设法为我们的历史悠久的冲突谋求解决办法。

可是，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今天早上的发言使人们很难乐观。 我很遗憾地这样说，但从他仍然坚持不把我们作为他在塞浦路斯的对手方这个事实看来，很明显的是，他不太愿意或不准备同我们进行对话。

塞浦路斯问题是两族之间的问题，是必须在两族之间加以解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谁也不能为我们解决。 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避免把我们作为对手方，把土耳其作为谈判的对象，这是徒劳的。 他必须同我们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准备并愿意同他进行对话。

改变心肠是我们所欢迎的。 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刚才称我们为同胞。 这正是我们多年以前、几十年以前所希望听到的。 过去二十年来，我们从未被承认过，我们从未被称作为塞浦路斯的一部分。 自一九五五年起，联合国就开始审议塞浦路斯问题——已经二十一年了——但希族塞人代表团从来没有在这里提过或支持过土耳其的声音或土耳其的合法权益。 因此，没有一个人能擅自在这里代表整个塞浦路斯。

他知道他不能代表我，我也明知我也不能擅自代表他。 根据这种看法，我再次呼吁我的对手方并向他伸出友谊之手，请他尽可能现实一点，承认我们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当事一方。

下午一时二十分散会。